

循斌公小传

循斌公字林臣（1879--1959），是原族长严道美曾孙，修建祠堂经手人之一的严梦儒的孙子。循斌公为人忠厚好学，诚信敬业，乐善好施，处事正直，待人诚恳，热心族间事务，受人尊敬。

一生中从事过屠宰手艺，当过兽医，经商等行业，几乎每行都精通。循斌公与甘氏祖婆一生育有十个子女，四世同堂，融洽相处，直到新中国成立，大办农业合作社才分家居住，当时人口已达十六口之多，全靠公严格约束规范，长幼有序，进退有度，勤耕苦读，勤俭持家，治家有道。

循斌公一生重视教育，子孙均不同程度上过学校，并曾在家中兴办私塾，请塾师吴宝轩训蒙识字，供自家子孙及附近乡邻子弟就近上学读书，先后有第十子严天贤解放前就读至恩施省立七师，是受祠堂奖学资助人之一，新中国成立初从湖北省立七师毕业，分配在恩施城关一小教书，不久升任校长。孙严一达咸中毕业，曾从事教育工作，在县党校执教后到行政部门工作。孙严一星从小因父亲抗日时在宜昌死亡，六岁时母亲改嫁，公将一星寄托给小儿子严天贤，嘱一定要将其抚养成人。一星十岁依靠叔生活，读至恩施高中，离校后从事税务、农村财会、电力和水利等工作，由于从小受到祖父家族文化教育的影响，退休后一心专注宗族寻根溯源，坚持近二十年时间，基本理清了咸丰严氏的源流，并三次主修咸丰《严氏族谱》。孙严明曾任江西省林业厅林政处副延长，副厅级调研员。孙严兵任江西省职业技术学院

院长。曾孙严克佩，在教育战线也小有名气。公平时也常会吟诗出对与子孙同乐。现在直系子孙已经逾百，各代子孙牢记祖训，耕读传家，都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，后辈中不少学业有成者，大专以上学历的有十六人。

循斌公年轻时为养家糊口，识字并不多，但受书香之家的文化影响，加上自己心机聪敏，在乡间也算得上文化人。年轻时从事过屠宰行手艺，后认为杀牲不忍，而放弃此艺而改学兽医，也学成一把兽医好手，常为乡间解决一些实际需求，最显手艺的一次些解放初，在燕朝集上赶场，遇上当时区公所一位官员的坐骑突患急症，那马卧地不起，公见状取出随身携带的火针，几针下去，那匹马立即就地站了起来，就像没有病过一样，围观人无不拍手称快。

民国时期斌公帮助当时家族中很有名的盛斋商号收购山货，练就一手认识生漆真假的好手艺，能凭观察和手感，判断出生漆的成分好坏，和“等子称”烧出的结果不相上下。经常“带稍”帮盛斋号运送山货到万县、宜昌、武汉、上海等地销售。在当时环境下为了适应社会生存，在江湖行走的人大多会参加一些帮会寻求庇护，为沿途送货方便，斌公就参加了帮会，会中人称“老二哥”，他在家中也是排行第二，族中许多同辈人也称他“老二哥”，这是他在江湖行走中常用名号，他的信物就是一根竹根包铜的旱烟烟杆为记号，也的确在当时送货沿途帮会也给予了许多方便，加上盛斋号的良好声誉使盛斋号的桐油、生漆等货物从没在送货途中出过事，在上海凡盛斋号的货物获得免检待遇。

公一生讲义气，扶弱济困，喜于力所能及的给人帮助。在当地常给人排解一些纠纷，对事不对人，秉公剖析。依据人兽病理相同，常会自制药物随身携带，以解有人临时头痛脑热的急难。当时有覃姓母子，家境困难，公将自己铁炉的几间房子借给他母子两人居住，待覃姓母子如亲戚，直到新中国成立，政府给覃家分了房。覃某在一次打猎时因使用猎枪误伤廖姓一人致身亡，出了人命，廖姓要其偿命，公认为是误伤过失，从中周旋，化解了矛盾，使覃某渡过了生死一劫。

斌公一生热爱宗族事务，常带子孙参加族务活动，严格要求子孙遵守族规，家训，二十多岁时就参与了由首铎祖发起的制作“敬宗收族”挂匾的捐款，每逢族中春秋二祭都会去祠堂参加，一般担任引礼生和维持祀典严规之责。有时也会带子孙参加祭祀接受教育。子孙们小时候都会有一年幼能为的人坚持上长香，并要求上香过程中要熟背族中所用字派，使子孙们从小就受到宗族规训的熏陶，孙一星就是坚持这个上长香规矩的家中最后一位子孙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曾帮助过建立供销合作社收山货的收购部，也教过人学兽医技艺，因年世已高，后来一直在家安渡晚年，1959年因病于家中去世，享年80岁，由于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，生活困难，没劳力抬送棺木，仅以其在生前制作的血柏木（红豆杉）的内椁安葬于金竹胎墓地。

裔孙一星、裔曾孙克佩敬撰

2019年2月